



罗英 王旭东◎著 校园阅读系列

路过成长，遭遇梦想，
让我们一起走进 **青春燃烧** 的岁月……

高三考生



海天出版社



罗英 王旭东◎著 校园阅读系列

路过成长，遭遇梦想，
让我们一起走进**青春燃烧**的岁月……

高三考生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三考生 / 罗英 王旭东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5
(男孩·女孩校园阅读系列)

ISBN 7-80697-518-7

I. 高... II. 罗...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3656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蒋鸿雁 吴晓燕 封面设计: 王 静

责任技编: 陈 炯

北京地泰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8

字数: 175 千字

定价: 16.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噩梦已经开始	01
第二章	再说你也不会懂	14
第三章	我们要睡觉	26
第四章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36
第五章	男人哭吧不是罪	46
第六章	伤心太平洋	59
第七章	放在你心里	70
第八章	你比从前快乐	84
第九章	不必在乎我是谁	98
第十章	我的世界只有你们	113

第十一章	深呼吸	123
第十二章	挪威的森林	137
第十三章	破碎的眼泪	154
第十四章	寂寞是因为想谁	166
第十五章	后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177
第十六章	奔跑吧，你	190
第十七章	天使也一样	204
第十八章	深呼吸	214
第十九章	最后的战役	226
第二十章	匆匆的结局	241



其实,那次发现的小纸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一个暗恋她的男生强塞给她的。她本想马上就扔掉,结果那天下午考英语,特别紧张,竟然忘记毁掉。

.....

第一章 噩梦已经开始

这年的春节,“四人帮”过得很不愉快。

“四人帮”这个称谓是数学老师送给施芸她们四个人的,而且是在课堂上公开说的。开始施芸她们还不知道“四人帮”是什么意思。数学老师恶狠狠地斥责她们时,她们四个人还相互眨着眼轻笑,悄悄做鬼脸,很不以为然。数学老师经常别出心裁地挖苦学生,她们已经习惯了。“脸皮早已厚得长了老茧。”

下课以后，同学们向她们四个人起哄，一口一个“四人帮”。她们还不以为然，嬉皮笑脸地默认了，直到有个知识渊博的同学对她们说，“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她们才知道数学老师的用心险恶。

施芸她们出生时，“四人帮”已经被抓了十年。她们对那个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罪魁祸首的确一无所知，即便后来搞清了这个称谓的含义，她们也并不在乎。她们出生以来，已无重大政治事件，阶级斗争这个词也只是教科书中的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她们四个人在短时间内稍显得略微尴尬，之后也就嘻嘻哈哈地默认了。“谁爱叫叫去，咱们别理他”，“四人帮”成员之一的朱刚对其他三人说。

“四人帮”成员除了施芸、朱刚还有裴小军、宋海涛。从高二开始，“四人帮”便走在了一起。施芸、朱刚并排一张桌，裴小军和宋海涛在她们身后。三男一女，也的确像老“四人帮”的新组合。四个人除宋海涛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之外，其余三人都活泼好动，喜欢瞎侃，下课神侃，上课也窃窃私语。为此几门课的老师都对她们“深恶痛绝”，直到数学老师为他们“定性”，做了如此结合，她们自己才紧紧的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绑在了一起，想分开也分不开了。

班主任“曹老”听取了各科老师的意见，将她们强行分解。原先座位是按照成绩排座，他们四人的成绩一直接近，座位在近距离以内。“曹老”措施果断，硬是将四个人分左右前后，像王母娘娘强拆牛郎织女一样，调得远远的，课堂上根本够不找面。别的同学可以在一定幅度内，挑选座位，只有她们四人无此权利。“曹老”对她们说：“这对你们自己也好。四人虽心里不以为然，但因早已“臭名昭著”，只能无奈的服从了。

课堂上可以“划地为牢”，课后老师便管不着了，四个人依旧扎在一起，嘀嘀咕咕，嘻嘻哈哈，交换作业，交换信息，开心取乐。

放寒假前，四人约定过春节时互贺新年，当然是用现代通讯手段了。朱刚家在煤矿，宋海涛家在农村，同一个城市的只有裴小军。施芸约了拜年的女同学还有几个，她不太在心，在心里的仍是“四人帮”这三个成员。施芸能谈得来的异性同学，也就这三个男生了。施芸豁达，与人交往非常坦承，相好的女同学也不是没有，但女同学身上那种鸡肠小肚，勾心斗角，她很厌烦。倒不如这三个男生更容易融洽。她偶尔耍点小性子，这三个男生也不计较。当时吵吵，瞪几下眼睛，过后仍是嘻嘻哈哈。

施芸从小就发现自己爱和男生交往。这也是她父母一直小心提防的事情。上小学的时候，她就爱往家里领男孩子。那时，她爸爸很不以为然，经常板着脸指责她。到初中时，连她妈妈也开始好言规劝。施芸心里虽然不以为然，但不得不开始收敛。考入高中以后，她爸爸就下了禁令，严禁男同学上门，连男同学的电话也不让她接。只要这二老在家，电话便由她们先接，凡是打来电话的是男学生，父母像商量好了似的，一律回答“施芸不在家”，或者“施芸睡觉了”。气得施芸大喊大叫，或以“绝食”来抗议。她的父母仍然我行我素。

“你现在的惟一任务是学习，考大学”。她的爸爸施光宇语重心长地说。

施芸对爸爸的话嗤之以鼻，脸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屑。不过，比起妈妈来，她倒是觉得爸爸还不至于那么险恶。施芸的妈妈姜丽虽然日常给外人以一种平和和典雅的印象，但在家里

说起话来，特别是对施芸，语言就非常刻薄和恶毒了。

“你才多大，懂个什么呀？早早地就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施芸的妈妈经常变相责备她，两只眼睛就像锥子似的，恨不得在施芸身上挖出一块肉来。

如果偶尔这么说一回两回，倒也罢了，每有男同学打电话来，或者施芸打电话给男同学，她妈妈就这样嘲弄一次。

施芸实在是忍无可忍，后来便拒绝与妈妈对话。每次妈妈做出要教导她的样子，施芸便马上打开收录机，把英语磁带放得震耳欲聋。看着妈妈欲说说不出来急赤白脸的样子，施芸一点儿也不同情。相反，则有一种恶作剧后的快感。

高三的寒假特别短，高一高二放假二十天。高三却只有九天的假期。施芸原以为可以好好休息几天，睡睡懒觉，溜溜大街，轻松一下。但是放假的当天晚上，妈妈就在饭桌上，给她确定了假期的复习课程。让施芸大倒口胃的不仅如此。当一家三口吃饭吃得老大不快的时候，裴小军很不知趣地打过来电话，向施芸借周杰伦的歌曲带。

施芸妈妈恰巧坐在电话附近，伸手就要去按。施芸冥冥中能感感觉到电话是找她的，一下冲过去要抢电话筒。妈妈躲闪着，不给施芸。还是爸爸肚量大，想缓和刚才吃饭闹的尴尬，催促妻子：“给她吧，给她吧。”

妈妈这才很不情愿的把话筒甩给施芸，眼睛仍是警惕的盯着施芸：“是男生打来的吧。”

施芸故意地：“就是男生”。

果然是男生，裴小军还在那边着急，大声嚷嚷：“施芸，你怎么不接电话？”

施芸心情不好，说话也就硬了起来，对着话筒大叫着：“我

就是不想说话。”

裴小军却在那边嬉皮笑脸起来。施芸没心情和他瞎掰，就恶狠狠地说：“你有啥事快说，我妈正给我上政治课呢。”

裴小军轻笑几声，然后说想向她借磁带，过年听几天。

姜丽一直在一旁侧耳倾听，这时就高声喊起来：“都什么时候了，还听那些破歌。”

施芸本想推辞，一听妈妈阴阳怪气的声音，反而爽快的应允了，“明天我给你送过去。”

她刚把电话放下，姜丽就瞪起了眼，坚决地：“送什么，你给他送什么？不能去。”

施芸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掷：“我就要去送。”

姜丽气得噎了一个隔，仍然气哼哼地：“我看你敢送”。

“我偏去送。”施芸一拧脖子，拂袖走出了客厅。

“你想气死我”。姜丽大喘着气，冲她背影喊。

施光宇息事宁人：“快过年了，你们都别吵了。”

这天是腊月二十九，再过一天就是春节，外面已响起零散的爆竹声。

姜丽却不想罢休。这几天，她里外忙活，收拾屋子，早已干得肝火正旺，这时看施芸如此叛逆，便把气撒在了丈夫的头上。嘟嘟噜噜地大发牢骚：“都是你惯得宠得，你看她成什么样了？放假后不是帮我干活，还和我喊，你怎么就不管管她。”

施光宇不想恋战，笑嘻嘻地：“她不是马上就高考了么，忍忍吧！”

姜丽摔打着盆碗：“我忍够了，你们父女俩，一个个大爷似的，家里的事什么也不管，除了吃就是睡，我上辈子欠下你们了。”说着说着竟然抽泣起来。

施芸听得心烦，把自己房间的门关住了。本来她想饭后帮妈妈刷锅洗碗，再去洗衣服，这时反而没了心情，就关上门睡下了。为了抵御妈妈的“噪音”，往收录机里插了一首劲曲磁带，带上耳机听了起来。带子是梁静茹的歌，歌声缠缠绵绵，听得施芸便有了睡意。

不知什么时候，爸爸走了进来。施芸没有听见开门声，依旧朦朦胧胧，似睡非睡。施光宇大声咳嗽了几声，不无讽刺地：“你倒会享福呢”。

施芸马上坐了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地冲爸爸傻笑着。

“怎么还不学习呀。”施光宇坐在写字台边，语气里不无责备。

“我都学了一个学期，就不能放松几天。”她不满地回了爸爸一句。

施光宇尴尬地一笑：“当然可以放松放松了。但是，你放松的也差不多了，听你妈讲，你一下午都在看电视”。

“我就看了一个小时。”

施光宇搔搔头：“那破电视有什么看得，还是抓紧时间复习复习功课好。”

施芸白了爸爸一眼：“你们也不怕把我累死”。

施光宇一怔，随即又轻笑道：“不至于吧。古代人怎么学习，头悬梁，锥刺骨。你学过吧，就是把头发绑在房梁上，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还有……”

“别说了，你别说了。”施芸眼泪快要流出来，“你们就不怕我学傻了，学疯了”。

爸爸撇撇嘴：“想当年，我考大学时，好几天都不洗衣服，困了就往自己头上浇浇水。”

施芸的泪滴在了脸上，她埋下头不再理爸爸。施光宇叹口气，站起来，安抚她道：“好了好了，我不说你了。今天晚上就别学了，想看电视就过去看。”

“我不看。”施芸赌气道。

施光宇回头看了她一眼，走了出去。

姜丽洗涮了碗筷，开始洗衣服，她家的洗衣机早已老化，声音大得像拖拉机开进了屋子，“轰轰轰”地，震耳欲聋。施芸本来想假寐一会，刚躺下又烦躁地坐了起来。书是不想读了，听音乐也没了兴趣。她想出去走走，上街串一趟，便跳下床，找自己的外衣，却发现那件红格外套不见了。她走出自己得卧室，问妈妈。姜丽瞪了她一眼：“找衣服干啥？”

“我要出去。”

“去那？”姜丽的声音像一把刀子要剜她一块肉。

“散步”。

“散什么步，你没看见天黑了。”

“天黑了我也要出去。”施芸赌气道，去父母的卧室找那件羽绒服。姜丽跟了进来，口吻仍恶狠狠地：“十八、九岁的姑娘了，也不知道帮大人干点活，就知道出去乱疯。”

“我就出去疯”。施芸从衣橱里找出羽绒服，一下穿在身上，就往外走。

姜丽气得脸都抽搐起来，追着她数落道：“大过年的，家里乱七八糟地也没收拾，你却不知道帮着干点，你说我养活这么大闺女有啥用？”

施芸没理她，将门“砰”地甩上了。她下楼梯的时候，仍听见妈妈尖利的叫骂声。施芸心理有一种报复的快感，直到走到大街上，她才渐渐有一丝内疚。妈妈也不容易，每天上班，

过春节也不放假。爸爸是个甩手掌柜，家务活很少插手，苦的只有妈妈。过年，几乎要剥她一身皮。打扫这两室一厅，擦玻璃，清洗所有的衣物，还要准备过春节。也太难为她了。施芸收住脚，返身回去。自己已经是个大姑娘了，的确该帮一把妈妈了。但犹豫片刻，赌气朝前去了。

施芸回想起妈妈几年前的模样，她上小学时，周围的人都夸妈妈，说妈妈雍容娴雅，像个大家闺秀。短短几年，妈妈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唠叨尖苛的市井妇人。婆婆妈妈，鼠肚鸡肠。妈妈的变化太可怕了。这里面，是否也有自己的“罪过”。从初二开始，妈妈就似乎从慈母突然变成了“监管人员”，时时刻刻盯着她的一举一动。时不时窥探她的动向。翻她的书包，检查她的日记。特别是有一次，突然从她衣服里查出男生写给她的一张纸条，从此，更是对她疑神疑鬼。恨不得每天陪着她上学。一看到她的情绪稍有变化，就像审贼似的盘问不停。

其实，那次发现的小纸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一个暗恋她的男生强塞给她的。她本想马上就扔掉，结果那天下午考英语，特别紧张，竟然忘记毁掉。她对那个男同学毫无感觉，只知道他的姓名。她妈妈却像中了邪似的，三天两头的问她，而且嚷叫着要去学校找这个男同学算帐，要学校处分他。幸亏这个男同学写信用的是英语，而且是洋名，妈妈这才作罢。

后来，施芸流着泪对妈妈说：“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呢。”

妈妈斜视着她，阴阳怪气地：“谁知道你背着我们搞什么名堂。现在早恋的事多着呢。”

气得施芸无话可说，从此对妈妈失去了起码的信任。

妈妈她咋成了这样呢。施芸一边走一边愤愤地想。大概神志有点过于专注。竟然没看见对面骑来的自行车。好在是个五

十左右的男人，只嘀咕了一句“走路也不看”，便骑车走了

施芸却惊出一身冷汗。虽然天气寒冷，北风呼啸，因临近过年，许多商场仍在昼夜营业。大街上的人来去匆忙。施芸想进商场串串，但走到门口，又退了出来。她没带钱，也没心情，所以又在街道上随意走着。

街上行走的人，既匆匆忙忙，又兴奋异常。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拖着大包小包。有些孩子迫不及待地在街道上放起新买的鞭炮，一边疯跑，一边莫名其妙地尖叫。施芸厌恶地看着他们，甚至有过去揍他们几巴掌的欲望。

早在两年前，施芸就对过年没了兴致。小时候，盼着过年穿新衣服。可以大把的吃糖。现在这些儿童时代的浅薄欲望，已对她失去了吸引。如果过春节还有一点意义，那就是她平时还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聚在一起神侃。可是她下午打了几个电话过去，回答她的都是家里不让她们出门，要她们在家里做过年的准备，要不责令她们闭门读书。她们也叫苦不迭，但在父母的面前，都是听话的乖孩子。

是不是自己做得有点过分，不该那样对待妈妈。妈妈已经为了春节忙得焦头烂额，自己还顶撞她。施芸收住脚，决定回去了，回去帮妈妈洗洗衣服，收拾那永远也整理不完的破烂。或者回去帮她捶捶背。

施芸开始往回走，她出来已经一个小时，心头的郁闷已经减轻了，出来的时候是南北方向。没感觉西北风多么刺骨。回去便是逆风而行。风很硬地在脸上涮扫着，像要掀掉她的一层皮。她便埋了头走。

猛听的一声喊叫，“施芸。”她马上抬起头来，只见裴小军已骑车站在了她面前。

施芸既意外，又兴奋。“你这个家伙，怎么在这里？”

裴小军两腿耷拉在地，屁股仍坐着车座，他个子现在已经一米八几，只是满脸稚相，没心拉肺的样子，此刻他一脸的惊喜：“怎么，你妈让你出来‘放风’了？”

“去你的，”施芸瞪了他一眼。

“哎！去网吧吧？”裴小军热情地邀她。“我带你去。”

“不去。”施芸心动了片刻，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玩玩吧，过年了。放松放松么，监狱过年还给犯人放假么。”

“我不想去。”施芸咬咬嘴唇。她其实很想去，但她知道这要犯大忌。父母已多次下达禁令，绝不准她进网吧。

裴小军不无讥讽地：“你真是你妈妈的乖宝贝。”

施芸斜她一眼：“你才是呢。”

裴小军又怂恿道：“就玩一个小时，我教你那个游戏，可刺激呢。”

施芸还是摇摇头，出来的时候已经和妈妈很不愉快了，再去网吧，妈妈回去还不掐死她。

“你老妈不管你？”施芸问。

“我妈妈放我三天假。初二开始学习。”裴小军笑嘻嘻地说。

“还是你老妈好”。施芸有点羡慕。

“我妈今年有点人道主义了。”裴小军说：“今天我给她要回三千块钱呢。”

“三千块？问谁要？”

“我爸呗！老爸今年很慷慨，出手就给我三千，还说等我考上大学，奖励我一千。”

施芸这才想起裴小军的父母是离了婚的，裴小军随母亲生活。“你爸就该付给你的生活费和学费，”施芸装出很内行的样子。

裴小军的脸色在路灯下突然显得很阴晦。“别说它了，哎，那些磁带给我找到了没有？”

施芸马上说：“我不知道能碰上你，要不我就给你带上了。”她随即又道：“咳，以后吃饭时间别给我打电话。”

裴小军伸起手搔搔头，“为什么？”

施芸白眼看他：“别管为什么，反正吃饭时间你别打电话。”

裴小军咧嘴苦笑了笑。

一阵寒风卷了过来，施芸禁不住哆嗦了一下，“我回家呀。”

“我送你。”裴小军说着就要掉转车头。

“不用，一会儿就回去了。”

“反正我也没事，顺便去你家拿磁带，”裴小军在原地傻笑了几声。

施芸默许了，裴小军拍拍自行车后坐：“走，我带你。”

施芸搔了搔头：“拉倒吧！你的后胎没气了。”

裴小军回头看了看，果然轮胎很瘪，但还是说：“没事，你又没多重。”

“我还是走着吧！”施芸想起什么，“哎，数学老师布置的那些题，你做了吗？”

裴小军一甩头：“没呢，过了年再说，先痛痛快快玩两天。”

“你妈不逼你学习？”

“我妈最近顾不上我。”裴小军压底声音说：“我妈最近好

像谈男朋友了。”

施芸的脸不由地红了，有点热辣辣地烧，但还是压抑不住好奇，“你怎么知道？”

裴小军伤感地摇着头道：“最近总有个男人给我妈打电话，一聊就半个小时。”

“那你马上就要有后爸了。”施芸笑道。

“狗屁。”裴小军粗鲁的骂了一句。“我才不要什么后爸呢。”沉默了一会，他又小声地：“哎！施芸，这事我可是只给你一个人说，你谁也别说呵。”

施芸点点头：“我不会。”她从心里同情裴小军。裴小军和她同岁，过年才18周岁，这个年龄，突然冒出个后爸，想想都让人觉得不是滋味。

裴小军很快就从懊恼中缓过来了，又一脸兴奋地：“过年，你去那里玩？”

“能去那里玩，顶多上我爷爷家住一天。”施芸没精打采地：“没劲，要去他们去，我才不想去。”

“那我再邀几个同学去我家玩。”

施芸点点头，目光随即又黯淡下来，“我不去，我妈让我利用这个假期补数学。”“哎！你妈也真是的。”裴小军悲天悯人地：“也不怕把你给学傻了。”他突然抬头朝前瞄了一眼，惊慌地：“哎，施芸，前面那个人是不是你老爸？”

施芸眼睛近视，细盯了会后，才瞅清爸爸正迎面走来，“哎！裴小军你快走把！”

裴小军匆忙掉头：“那再见了。”谁知，他一紧张，自行车摔倒了。施芸急忙弯身去帮他扶自行车。这时，她爸爸已经走了过来，两眼异常警惕地盯着裴小军，声音冷酷地向施芸问道：